

車輪的轍印

李 准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11.7

82/
A030

李 准 著



輪 的 轍 印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北 京

車輪的徽印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482 字数128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5 13/16 插页1

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3)1.15元

統一書号: 10019·1482

定 价: 1.15 元

CAD34/11

目 次

不能走那条路·····	1
白楊树·····	15
孟广泰老头·····	36
雨·····	46
小黑·····	50
冰化雪消·····	58
信·····	120
“三眼銃”掉口記·····	134
一串鑰匙·····	154
三月里的春风·····	170
后記·····	182

不能走那条路

这几天，人人都在談論着張拴賣地的事情了。

俗話不俗，“要得窮，翻毛虫”。張拴本來日子倒也能過，四口人種着十幾畝地，要是不胡搗騰牲口，地種好，糧食也足夠吃。可是他這個人偏偏好掂根鞭杆轉牛繩，今年春天把一頭紅壯牛換了個小叫驢，回來做不成活，沒喂夠十天又賣了。算下來賠了二十多萬，想再买个牛犢，也買不住。這時鄉幹部對他說：“張拴你不要胡翻吧！‘翻拙弄巧，袍子搗個大夾袄’。”可是他就不服氣，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萬元，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來兩條老口牛。到家偏偏碰上麥前霜災，牛賣不上價。借草借料喂到犁旱地時候，好容易才算推出手，算下來一個驢價賠得干干淨淨，又欠下他妻妹夫幾十萬元的賬。

“踢下窟窿背上賬，象黃香膏藥貼在身上。”張拴是個小農戶，經不起這波折，黑夜白天怎樣打算，也過不去這一脚。他妻妹夫還見天來要賬，連襟親戚，惹得臉青臉紅，他也不想再說軟話，就心一橫：“賣地！賣‘一杆旗’，揀好地賣，看有人要沒有！”

這“一杆旗”本是村子里頭一份好地，形狀象個三角旗子，緊

靠着流水壕。一年两茬起，誰見誰眼紅，是村里有名的“粮食囤”。張拴咬住牙卖这块地，一来是好卖；二来是他算着这二亩地能卖一百多万，剩几个錢再去捞一家伙。因为种地他既种不好，同时他也觉着种地老不解渴。

一提起張拴卖地，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。有人猜这家，有人猜那家，誰也不能肯定。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潑点，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。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，但也常常說自己穷，打量他們也不敢动这大本头。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。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，二儿子东林又是个木匠，每月汇回来几十万。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几亩业，可是还有人不相信，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。

二

“人眼是秤”，这句话一点也没错說。宋老定今年一連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，一封一封里都有錢。这算把他愁住了，他一輩子沒穿过一双洋袜子，可是也舍不得买，他只是把这些錢攢着又攢着。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餅，向他要过一次錢，他没給，又一次是互助組里預备合主在下凹地打一眼井，东山又向他要錢，他說：“这几个錢我有用处，到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东山是个硬汉子，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錢。不过最近，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。

宋老定一听說張拴要卖“一杆旗”地，就象他先前娶媳妇时花轎到門口那一会一样，心里又急又高兴，可又沒法出去对人說。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著。吃清早飯时就一本正經地把东山叫到屋子里，兴致勃勃地說：“張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咋說哩？”

东山简单地答了一句：“人家不准备卖。”

老定半天没吭声，东山端着饭碗出去了。

夜里，东山回来得很晚，见他爹噙着烟袋，不住气地吸。他妈在一边打盹。

老定看见他回来，就问：“区里有人找你，见他没有？”

“见他了。”东山说罢很想再说些话，可是他没想好应该咋说。老定是专门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。他想着东山有个别脾气，年轻人得慢慢顺说。

屋子里静得象没一个人。还是老定先开口，他磨磨蹭蹭地说：“我今天见王老三，他说张拴赌咒要卖这块地。‘一杆旗’这块地我摸底，那是黑碱土。只要雨水一灌，比上大粪还来劲。”他停了一下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说：“土地改革时分给张拴，我就想着咋没分给咱。不过咱是干部，当然不能跟他争这块地。现在要是他卖，咱可不能错过这机会！”他说着盯着东山的脸，又说：“做庄稼人啥贵重，还不是得有几亩土！”东山知道他要说这些话，正预备回答，老定又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要钱弄啥？还不是给你弟兄们打算，我能跟你们一辈子？”东山笑着说：“张拴那地不卖了，你别听王老三瞎扯。”

“他不卖！”老定笑了笑，“恐怕他那一屁股账没人给他还！”“他没有多少账。”东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说起来，“今后咱我和他商量了。卖地不是办法。张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亩，就那十几亩地，卖了咋办？咱和张拴家从前都是贫农，他现在遇住困难，咱要帮助他。咱咋能买他这地！”老头听得不耐烦，他风言风语听别人说过：“东山是党员，他不会买地放账。”他想着大概儿子是因为这不敢买，就气冲冲地说：“咱咋不能买？就别人能买！买地卖地是周瑜打黄盖，一家愿打，一家愿挨，两情两愿，又不是

凭党员讹他的，有啥不能买！”东山猛不防他爹会说这样话，自己一急就说：“爹！话不是这样说的！张拴卖地是不错，可是他不卖地也行，只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块钱，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。我已经答应借给他五十万块钱……。”老定没等他说完就问：

“你啥时候承当他？”他翻着两只带血丝的眼。

“今后晌承当他。”

东山话还没落地，老定忽地一声站起来了。脸憋的通红，脖子筋起得大高，他象发疯一样喊着：“这是东林挣的钱，不是你挣的。你借！你借！你咋没有把我借给他，你咋没有把你妈借给他！”

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。东山娘也被惊醒了。她埋怨着说：“你妹子有喜事啦，我問他要过几百回钱，想买点东西，他都不给，就想着买地。你还和他争个啥！”

三

父子俩闹这一场气不要紧，可慌坏了东山媳妇秀兰。她先跑到麦场上解劝公公，叫他回去。老头冷冷地说：“我不回去，我想坐一会！”接着他又缓缓地交代说：“不用扯旗放炮的，不要弄得谁知道了。”

秀兰急忙回到家里，东山正躺在床上出长气。

“生气了，是不是？”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。

“我也没啥气可生！”东山故意装出平和的样子。秀兰却故意逗着他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咱爹那心事，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。他给老二买地就叫他买，你管他做啥哩！”东山一听秀兰说这话，就猛地坐起来说：“你怎么也说这话！现在不是说咱买或者别家

买，問題是不能看着張拴把地都卖了，——他以后怎么过！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。共产党员不是挂个牌子呀！”接着他又緩緩地說：“我自己知道我沒尽到責任。麦前我由張拴地边过，看見他地里麦长得象燒香一样，我就觉得难受。都是貧农，明知道他种庄稼沒习惯，也沒有去帮助他。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，說：‘看这块地的麦，賠不了籽种！’我臉上就象被打了一下一样。象你說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。亏你是个青年团员！”

这倒引起秀兰的話来了。秀兰說：“我問你，你在我跟前耍枪哩，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說哩！”你既然能說这些，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說？”东山勉强地笑着說：“我沒說完他就走了，我有啥办法！”秀兰故意繃着臉說：“我也得批評批評你。平时你見他連句話也不說，亲父子爷們沒有坐到一块說过話。你飯一端，上街了。衣裳一披，上乡政府了。你当你的党员，他当他的农民，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話办，他当然和你吵架！”东山笑着說：“你倒給我上起課来了。”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。秀兰正准备說下去，忽然院子里响着老定“扑蹋”“扑蹋”的脚步声，东山急忙摆了摆手，秀兰住了口。老头到屋里后，东山靜听着上房的动静。沒听清楚他娘說了句什么；老头接着拉长嗓子說：“他借錢他就借，只要他有錢！哪怕他借給人家万貫江山哩！”秀兰推了推东山，吃地笑着說：“这是叫你听哩！”

四

太阳剛露出鮮紅的臉，村子里的早晨是冷清清的，田野里傳來隱隱的吆牛声。

宋老定沒有上地。他整整一夜沒睡好覺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

老是想着买地这一件事。天明一起身，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。

王老三解放前给地主当过账房，过去在村里跑来跑去，也算是个“事中人”。这几年村里人没多理他，不过他却挺会巴结人，见了干部就想尽方法说说进步话。过去看见宋老定，眼角就没扫过他；现在他看见村里群众挺拥护东山，见了老定就格外亲热起来。宋老定想买地这件事和他商量过，他就跑得象梭子一样。

老定刚跨进他家大门，他就迎上来说：“咦！老哥，我昨天就预备去找你，张拴那事有门路了。”

“听说他不想卖了？”老定慢吞吞地问。

“漏两天也不要紧，反正有我哩。他想借几个钱，不卖地，我说：‘你不憨吧，该卖就得卖，不受那洋症，借钱还是得还账呀！’他心里又有点活了，你放心！”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说：“保险能买到你手里。这地便宜着哩，明年一季麦就把你一多半本捞回来了。”老定讨厌王老三挤眉弄眼地说话，他说：“他真不卖咱也不强买。”王老三这时却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说：“老哥，这机会不多，可不能错过！咳，你呀，现在有二十来亩地，再买个十几亩，能养仨个长工，就雇个长工。”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出一辈子力啦，该歇歇了。”老定听他说着，耷拉着头半天没吭声，他脑子里嗡嗡直响。他在想着：“我真的要雇长工吗？我是扛了十八年长工的人呀！”他走出王老三家大门后，想起王老三过去给地主跑着买地也是这股子劲；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时，掌柜们在大麦天，看着别人黑汁白汗干活，王老三也是搖着扇子站在一边看。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说：“去你娘的吧王老三，你是专会浮上水！”

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麦场里，一排麦梢垛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看看这个，比比那个，他想着，“我只要把张拴几亩地买下，哼，到

明年麦天就看出誰的麦秸垛大了。”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麦秸垛慢慢地大了，好象有一大群人在自己場里做活……。他又看那边張拴的麦垛慢慢地小了，小的象草簍子那末大。他猛然想起張拴那一群孩子，在他眼前那一群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，向他跑来，他急忙踏着脚走到家里。

秀兰正和婆婆在厨房里烙馍，两个人一問一答正說得有力。老定听見媳妇說：“我爹呀！他还是老脑筋……”他就站在院子里歪着头听起来。

“他还不是为你們。他已經半截入土了，还不是为你們打算。人一年一年多了，他能不为你們打算！”老婆这样說着。秀兰却笑着說：“俺們才不叫他打算哩。現在咱是互助組，过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，咱就参加合作社。将来能用机器种地，还发愁沒粮食吃！”老定听着气的胡子都立起来了，他想着遇住个孽儿子，又碰到个别媳妇。

吃飯时候，秀兰端上了飯。老定把臉扭在一边看都沒看。秀兰說：“爹！看凉了，吃吧。”他象沒听見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向东山娘說：“我不吃了，我去集上吃肉哩！”他說着抓住几个馍，气呼呼地說：“我給誰省哩，我把八股套繩都拉断了，还落不下好！”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兰，秀兰臉朝着牆在暗暗地笑。

老定确实到集上吃了一頓。不过他沒有吃肉，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湯煮馍。

五

老定和东山鬧气有个特別地方，就是越生气越別着干活。哪怕是一个人耩地，一个人帮耩，两个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，可

是誰也不會蒙住被子睡大覺。

春天時候，因為借車，老定不願意借給人家用，東山却承当了人家。兩個為這事鬧了一場氣，足足有十天沒說話。這一次鬧氣，老定想着最少又得半月不答腔。

天快黑的時候，東山開完黨支部會議回來，老定正在喂牛，就裝着添草沒看見。却不料東山問着：“爹！咱那谷子割後，那塊地種成豌豆吧？”老定猛不防兒子會問他。他看了看東山的臉，臉上帶着笑，雖然笑得不自然，他知道兒子是來和解來了。就慢悠悠地說：“行吧，那地就得調調茬。”說着就坐在院子的捶布石頭上。他想着兒子大概是願意買地了，就磨磨蹭蹭地說：“你還年輕呀！啥都沒有置幾畝土算事！地是根本。我活着不能給你弟兄倆買十畝八畝，我心里總是下不去。你怕啥哩？有我出頭買，誰敢說啥。咱也不能光吃花卷饅，咱也得打算打算吃個白饅。哼！敢說咱每年再添幾畝旱麥，”他說到這裡一揮手說：“麥子就見年吃不完了。”

“咱現在糧食也不是不夠吃！”東山蹲在地下說了一句。

“不錯呀！有是有，可總是不寬綽。”

東山想着他爹還是這樣固執，就把話轉到莊稼上。他笑着說：“爹，咱東地那四畝谷子，你看今年能打多少。”老定思摸了半天說：“最少也能弄它一千三四百斤。”東山知道他爹一說別家莊稼好就眼紅，就說：“林旺家那谷子今年一畝地能打一大石。人家組里那十九畝谷子一塊強似一塊，和咱那比起來高一筷子。”老定每逢聽見這話就不服氣，他哼了一聲說：“只要舍得往地里上東西，誰的地也不是‘齋公’。”東山急忙說：“不錯，可咱就沒有上。咱今年春天要用十萬二十萬買點細肥上到地里，何止多打三五百斤糧食。”老定說了半天，結果又被東山抓住今年春上的、

事情。就又变过来说：“光上粪也不中，那得看地里啥土质。林旺那块谷地过去是咱的哩，我能不知道，一块地净是黑氯土，可养苗啦。”东山唯恐怕他不这样说，听到这里就插嘴说：“咱咋会把那块地卖给何老大了？”他说着带着埋怨口气。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脸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也不用埋怨你爹，提起来这事，我浑身肉都直颤。民国三十二年，两季没收，偏偏你妈就害了月家疾。我那时候正被朱家开消了，回来只得见天推一車子煤卖卖，弄几个钱给你妈拾副药。你那时还小。你那个小妹子咋糟蹋啦？你娘在床上躺着，我得见天抱着她挨家找奶吃。想叫你外婆来，咱家没粮食。我得做饭，侍候病人，起五更还得去推煤，结果把你那个小妹子活活饿死了。”老定说到这里眼圈红了。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说：“等你妈病好，踢下一屁股账，麦口期吃地主五升粮食，到麦罢还一斗。四亩地卖给何老大，算下来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钱，反正只够打发药账。”他接着搭拉着头说：“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学铜匠，你才十三岁！”他说着偷偷看了看东山从小受过症的脸。

“那时候也没人救济救济咱？”东山反问了一句。

“救济！乡公所只差没有把穷人骨头碾成扣，有钱人只怕你穷不到底！”他咬着牙又说：“哪象现在……”说到这里猛地停住了。东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，他叹了口气，徐徐地说：“爹，张拴现在因为他胡捣腾也要卖地了，可是现在是新社会，咱那困难要是放在现在，就卖不了地了。现在共产党领导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正干，下力，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帮帮助，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，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产。”

老定没吭声，他只觉得额头上的青筋蹦蹦乱跳，脑子里象黄河水一样翻腾着波浪。

东山看着他爹那样子，就慢慢地說：“爹！过去地主是只恨穷人穷不到底，現在大家是互相帮助。你吃过那苦头，你知道那滋味，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。”

老定仍然沒吭声，他只覺得脑子里嗡嗡直响。

六

秋天。柿树林成行地排在地边上，密密的綠叶子交織在一起，象一团帳幕；細細的枝条上，挂着将熟的柿子。

宋老定脫了一只鞋子，坐在柿树林下的土圪墻上。他看看天，天蓝蓝的沒有一絲云彩。他看看地，田野里的秋庄稼蓬蓬勃勃地象比赛一样往处长着。特別是他跟前的一块高粱，穗子扑楞开象一蓬小伞，綴滿了圓飽飽的象珍珠一样的果实。

“地种好真是一亩頂二亩。”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，就又想起來这几天他老想的事情了。

他想着千說万說还是多几亩土算事。以后东林們分家时，一个人能分一二十亩地多好。孙子們早晚提起来說时：“經我爷手买了多少地！”他們也知道他爷爷是“置业手”。他又想起王老三說的：“过年一季麦就把一多半本撈回来了！”誰嫌地多！况且这是买“一杆旗”这块地，全村头一份好地，不能錯過这机会。他想着想着，站了起来一直走到“一杆旗”地里。

这块地張拴准备种小麦。眼看快該下种了，还没犁二遍。地里长滿了狗尾草。老定对着这些荒草叹了口气。

他从地里抓起把土，土黑油油地在吸引着他，“还是得买下这块地！”他說着看了看四下沒人，就沿着地边走起来，想步步看这块地究竟还有二亩四分沒有。

他由地角仔細地步着。剛轉過身子，猛地看見了地中間一堆生滿荊梢的黃土堆，那是張拴他爹的坟。

他心里撲通撲通地跳起來。他本來想不看，可是眼睛却老是往那裏瞅。他想起張拴他爹那樣子。張拴他爹是解放前一年死的，娶了一輩子扁担，臨死時還沒有一份地能埋葬他自己。張拴把他爹的棺材在破窑洞里放了二年，一直到土地改革後，才算把他埋到這塊地里。他對這事情是一清二楚。他想起張拴他爹臨死時對張拴說：“早晚咱有地，再埋我這老骨頭，沒有地就不埋，反正我不願意占地主們的地圪墻頭！”他想起了這話，又想起解放前那幾年受的苦，鼻子一酸，眼淚直想往外涌。沒步完地就趕快回村子去了。

到村頭碰見長山老头正推着兩半布袋麥。他就問：“到集上賣的？”長山老头笑着說：“不，借給張拴的，聽說他準備打席，借給他去供銷社賣了買葦子。”

“你今年打的麥子老多呀！”老定由不得說了這一句。

“多不多吧，反正够吃了。這放在家里干啥，我又不預備買地！”長山老头這麼一說，老定臉刷地一下可紅了。長山老头推着麥上村東頭了。老定看着他的背影，直想追上前去也碰他几句，可是他總覺得自己有點理屈，他最後說：“你才有幾個錢啦，燒哩！”

七

吃罷晚飯，院子里是一片白朦朧的月光，幾只蟋蟀在梧樹下吵鬧着。老定呆呆地坐在院子里，他老是覺得好多聲音在煩攪着他，一會是蟋蟀叫，一會是洗碗的叮叮當當聲，一会又從廚房

傳出來秀蘭和婆婆說笑的声音。

“真是亂！”他說了一句，腦子又趕快轉到白天所碰到的那些事情上去，亂雜的声音他聽不見了。

這時由大門進來個人，叫着：“東山！”老定一聽是張拴的声音，就說：“他去鄉政府了。”他又立起來說：“張拴！你來這裡坐坐。”誰知道張拴一問東山不在家，就慌里慌張地說：“不啦，不啦！”三腳两步地跑出去了。

“這小伙子見我就象見狼一樣！”他思摸着踱到屋子裡，東山娘問他：“張拴還賣地不賣？那錢借給他借不借？”“我也拿不定主意！”他漫不經心地回答着。

院子裡又響起了脚步声，他側耳聽着是東山和張拴的声音。又聽見東山悄悄地說：“到我屋坐吧！”兩個人都去屋裡了。老定這時候聽着下邊屋裡唧唧啾啾，就再沉不住气了。他看東山娘一眼，輕輕走出屋門，又覺得鞋底子老是響，就把鞋子脫在門檻外，赤着腳，立在院子窗子下。屋裡這時正談得有勁，他聽見張拴說：

“人就怕一急沒了主意，那幾天我真沒法子了。我想着‘想治瘡不能怕挖肉’，賣！就想起來賣地。心裡想着：‘終究是不夠一担挑了’，再去周口趕一趟，撈他一家伙，萬一走點運氣，就掙回來了。”

“你看你這打算多怕人！”這是東山的聲音，“光想吃飛利！不好好勞動生產哪會行？現在可不是舊社會那時候。你還是打幾個月席，以後好好種住地，可不敢再胡搗騰牲口了！”

“你那一天批評我以後，我就決定照住你說的辦，決定不賣地。你嫂子這幾天也理我了，一想出辦法什麼都有門路了。人就怕遇事沒有人商量。你動員長山伯先借給我五斗麥，他說：張